

国歌



只要是中国人,就会唱国歌;只要是中国人,就要懂得国歌的内涵;只要是中国人,就要知道国歌背后的故事!



同名电视剧由中央电视台、湖南卫视、云南卫视

重磅推出

湖南人民出版社继《恰同学少年》后又一力作

震撼空前

国歌

袁子弹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歌 / 袁子弹著. —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2009.9

ISBN 978-7-5438-6012-4

I. 国… II. 袁… III. 文艺工作者-生平事迹-中国-现代 IV. 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1734 号

国 歌

作 者:袁子弹

出 版 人:李建国

策 划:胡艳红 梁 洁

责 任 编 辑:胡艳红 肖贵飞

装 帧 设 计:视觉共振

出版、发行: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: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: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:410005

经 销: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印 次:200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印 张:22.5

字 数:390000

书 号:ISBN 978-7-5438-6012-4

定 价:32.00 元

营销电话:0731-82226732 82205907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国歌

The National Anthem

目录

第一章 再见了，云南！ /	001
第二章 不一样的文人 /	016
第三章 九一八，不得抵抗！ /	028
第四章 一场没演完的戏 /	042
第五章 还我东北，血债血偿！ /	054
第六章 最漫长的一夜 /	071
第七章 危急！聂守信的逃亡 /	083
第八章 举债坐牢：田老大的决意 /	091
第九章 静坐：辉煌的胜利 /	099
第十章 四只耳朵，叫我聂耳！ /	109
第十一章 解散，我们的艺大！ /	122
第十二章 铁血男儿义勇军 /	134
第十三章 田叔叔，快跑！ /	148
第十四章 危难逢知己，诗酒慨而慷（上） /	158
第十五章 危难逢知己，诗酒慨而慷（下） /	169
第十六章 初为人父 /	182

国歌

The National Anthem

目 录

第十七章 玉不琢，不成器 /	191
第十八章 甜蜜的家 /	199
第十九章 募捐筹款 /	209
第二十章 扬子江暴风雨（上） /	218
第二十一章 扬子江暴风雨（下） /	231
第二十二章 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 /	240
第二十三章 淞沪抗战（上） /	254
第二十四章 淞沪抗战（下） /	268
第二十五章 一封来自东北的信 /	288
第二十六章 风云儿女（上） /	302
第二十七章 风云儿女（下） /	319
第二十八章 杏儿，那一朵最美的花谢了 /	330
第二十九章 义勇军进行曲 /	343
尾声 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 /	352
写在书后 /	354

第一章 再见了，云南！

一九三一年七月，这一天渐渐火热起来，太阳从昆明城同人街的粤式骑楼的檐花上照过来，折在麻石板的路面。没有一丝风，空气潮湿得几乎在滴水，人身上总有一种黏腻的感觉。远处一树茶花开在骑楼的阴影里，显得沉默而阴郁，肥绿的枝叶直伸进一条窄窄的麻石小巷。

这时巷口闪出几个人来。都不过十七八岁，穿着学生制服，动作利落，神情警惕。为首的青年在一间房子前停下，警惕地看了看，见四下无人，敲了敲门。

“谁？来干嘛的？”门内传来压得低低的声音。

“隔壁街的王瘸子，来送水的。”青年飞快地说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门开了一条缝。一张年青的脸半露出来：“快，快点进来！”学生们动作迅速，飞快地走进门去。

屋子里早已经聚集了二十来个青年，或站或坐，低声议论着什么。为首的伯文拍了拍手，示意大家都安静下来。这是个高瘦文雅的青年，举止沉静，皱着眉头，神色凝重，是共青团昆明支部的负责人。

不久之前，国民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，通电全国，不得抗日，严禁一切与抗日有关之活动。电令一出，云南的学生运动也受到波及。政府派人查封了学生们创办的抗日刊物，收缴了各校的进步书刊，让共青团的工作陷入僵局。这次会议，就是要集思广益，想出一个可行的对策来。伯文把这些情况大致讲了一遍，青年们脸上顿时显出愤慨的神色，义愤填膺地大声说：“这算什么？日本人蛮不讲理，政府不思抵抗，反倒禁止民众抗日，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？”

“就是！政府怕日本人，我们不怕！他们查封我们的刊物，我们就走上街头去，去游行、去宣传，看他们还有什么办法，能堵住我们的嘴！”

“对，上街头去宣传！”

“我来印传单！还有旗帜和横幅，我今天就去做……”

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越说越激烈。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少女却左右打量着，眉头紧锁，她沉默一时，站起身来，附在伯文耳边说了句什么。

伯文一愣，睁大了眼，下意识地四下一看：“聂守信？对啊，他怎么没来？”

聂守信默然坐在一座青石板的小桥桥头，阳光从他头顶那棵老樟树浓密的绿叶缝里射下来，在他身上闪出斑驳的光影。桥下一弯绿水，回环萦绕，一直向南折去，沿岸一带杂花乱放，开得人眼花缭乱。远处苍山如海，绿水如镜。

他半闭着眼，静静看着对面的那个老瞎子，老瞎子安静地坐在，眼白向天，瘦削的脸上皱纹僵硬得仿佛桥上的青石板，身前是一个缺了口的大破碗，碗里空空如也。他枯瘦的手按在胡琴的弦上，琴声凄婉而哀凉。

聂守信慢慢闭上了眼，手指不自觉地在石板上随着节奏轻轻叩击，周围没有一个人影，微风缓缓拂动老樟树的枝叶，流水的声响若有若无，到处都弥漫着琴声。

忽然老人手里的琴弦一颤，停了下来，聂守信蓦然睁开眼，清亮的眸子里闪着一丝泪光，鼓起掌来。

老人熟练地把弓挂在琴头上，蓬乱的花白胡子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：“年轻人，你又来了？”

聂守信应了一声，从书包里拿出烧饵块，拗成两半，递了一半给老人说：“老师傅，不好意思，我买乐谱把钱都花光了，今天只有这个了。”

老人他摸索着塞进嘴里，咬了一口，无声地笑开了，脸上满是皱纹：“这个好，香着呢。”

一时间，两人都没有说话，默默地吃着饵块饼。半晌，老人轻声问道：“年轻人，你天天都来听我拉琴，不腻么？”

“不会啊。”聂守信咬了一口饵块饼，往青石板的桥面上一躺，看着渐渐暗下来的天：“老师傅，你知道么？你每天拉琴的时候，我就躺在这里，闭上眼睛看风景。”

老人闷声笑了：“年轻人，你跟我开玩笑吧！闭上眼睛，还怎么看风景？”

“不，我没开玩笑。我说的风景，不是用眼睛看的，而是用耳朵听到的风景。”聂守信闭上眼睛，嘴角微微扬起，挥动手臂，一脸的陶醉：“老师傅，你知道么？你每天拉的曲子不同，我看到的风景也不同。有时候，是春光明媚的三月江南，澄澈透明，柔媚入骨；有时候，是西子湖畔的阵阵急雨，纵横泼洒，来去无痕；有时候带了苦闷和醉意，像是夫子皱起的愁眉；有时候又透着活泼与娇憨，像是少女轻盈的秋波……”

老人天天拉琴，却从没想过自己的曲子里还有这样多名堂，半张着嘴，空

洞的眼似乎在抽搐着，听得呆了。

聂守信睁开眼睛，闪着好奇的光，平时他是最沉稳的一个人，一谈到音乐，就像孩子一样的天真和兴奋：“老师傅，你拉的这些曲子都是谁作的？”

“谁作的？这我也不知道。只知道是师傅的师傅教给了他，他又教给了我……”老人空洞的眼看着天，脸上的皱纹如刀一样，有些茫然地说。

“这怎么行！这样美的曲子，只有这么少的人知道，太可惜了！”聂守信猛地坐起身来。这半年来，他几乎天天都来桥边，为的就是听老人拉琴。老人仿佛是一个宝藏，那枯枝似的手底下，不知流淌过多少美妙的旋律。这些旋律，是聂守信从未听过的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样的曲子，却只是通过一两个人的手指、耳朵，一代代流传，连听众也少得可怜，只寥寥的几个。

他想着想着，忽然在原地打起圈子来，眼里渐渐激动起来，有些神经质地摆着手臂说：“老师傅，我有个想法！我想把你这些曲子搜集起来，重新编曲，作成新的曲子进行演奏，让大家都可以听到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老人虽然看不见，但明显感觉到了他的激动，连连点头：“好，好。拉了几十年，这些曲子都烂在我肚子里了。你要是不嫌烦呀，我全都拉给你听。”

“真的？那太好了！”聂守信眼睛发亮，迫不及待地翻出笔和本子，就要把刚刚听到的曲子往上记，他看到这个笔记本，突然想起什么，“啊”的一声，站起身来，跺脚说：“坏了！”

老人一愣：“年轻人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坏了坏了！”聂守信顾不得解释，把笔和本子往书包里一塞，忙忙里说：“老师傅，我忘了件大事，来不及了。下次，下次我再来听你拉琴！”一边说，一边撒开脚丫子，狂奔而去。

共青团开会的事，伯文早在三天前就通知了聂守信，通知的时候还再三叮嘱，这次会议事关重大，凡昆明的共青团员必须参加，不准缺席，更不能迟到。聂守信答应得好好的，心里也想着绝对不能迟到，可一听起琴来，早把这件事情忘在了脑后。眼看太阳就要落山，空气里飘荡着米饭的香味，他心急如焚，拼了命地往前跑，穿街过巷，终于赶到开会的地点，他用力敲门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是隔壁街的王瘸子，来送水的……”

“你还送水呢。”伯文板着脸，拉开门来，一把把他拖了进去：“我说聂守信，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时辰了？上次迟到，这次又是迟到！看堂会、听大嫂唱歌，这次又是什么？”

聂守信抓了抓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、我去听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

的曲子特别长……”

伯文瞪了他一眼，看着他一脸的无辜，哭笑不得，转身往里走：“你呀，会都开完了！”

聂守信一愣：“开完了？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前几天，当局查封了我们的抗日刊物，收缴了各校的进步书刊。会议决定，明天早上九点，在闹市区进行一次宣传活动，宣传民主和进步，抗议政府的专制行为。”伯文说。

聂守信眉头一皱，沉吟说：“当局连刊物都容不得，会容许我们在闹市区宣传？最近形势严峻，政府盯得比啥时候都紧，只怕没等我们把传单都发出去，警察就来了。”

“这我们已经计划好了。”伯文摊开地图，胸有成竹地：“你看，这是我们昆明最热闹的一条大街，中间有小巷相连。小巷的位置走法，俊卿他们都已经摸清了。明天我们会在大街两头都安排学生，只要看见警察，就吹哨子示警。我们呐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让他们追在我们屁股后头跑！”伯文停了一停，忧心地：“现在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怕警察来得太快，还没等我们把人聚起来、把传单发出去，就得挪地方……”

“这算什么问题？包在我身上！”聂守信乐了，信心满满地笑说：“我有办法，在最短的时间里，把人都吸引过来！”

二

第二天清晨，和暖而透明的阳光从东边金马牌坊掠过，映照在碧鸡牌坊的飞檐上，流光溢彩，这两座十多米高的大牌坊在青石板的大街上落下长长的影子，阴影里行人往来如织一般，川流不息。

伯文腰里夹着一叠传单，从人群里匆匆挤过，他老远就看见同学们聚在金马牌坊下，有的拿着传单，有的举着小旗，在那里翘首四下里看，神色激动而亢奋，他不觉笑起来，当年他第一次参加游行时也和他們一样，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着。

他快步走到牌坊前，这时一个短头发的女学生上前来，有些焦急地说：“伯文，聂守信怎么还不见人？你不是说拍胸脯保证，由他负责吸引人过来么？现在都九点十分了，别说吸引别人，连他自己都不见人影。”

旁边的女同学附和说：“就是。这个聂守信，该不会又像昨天一样，迟到半天吧？”

伯文皱着眉头，想了一想说：“不管他，我们先宣传起来。俊卿，你把横幅拉开；文淑，你带领女生们发传单，记住，嗓门要大、动作要快……”

正说话时，前头突然传来一片喧闹，一大群人蜂拥着向牌坊走来，外面的人都脖子伸得老长，踮起脚往人群中看，小孩子大声笑着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。

只听见一曲乐声响起，柔美流畅，仿佛流水一般，滑过人群，漫过街道，直接流进人的心里，同学们都一愣神时，这才发现人群中簇拥着一个人，身上插着笛子和箫，背上背着二胡、唢呐和巴乌，手上还提着一把葫芦丝，全身上下挂满了乐器，正卖力地演奏着。

“二胡！我们要听二胡！”

“要听二胡？好！”那人把葫芦丝往腰上一别，从背后抽出二胡来，边拉边走，一边走，一边不时更换乐器。

越来越多的人聚了过来，跟着他往牌坊走，连店家们都顾不得开店了，扔下手里的活，站在门口看热闹，七嘴八舌，指指点点。金马碧鸡坊本来就热闹，被这样一搅和，更是开了锅一般，人山人海，一眼望去，只看见黑压压一片脑袋。

学生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看得呆了，一动不动地站着，连传单也忘了发。那人反倒急了，踮起脚，努力从人群中探出头来，边拉边喊：“伯文！文淑！发什么呆呢？快发传单呀！”

学生们这才反应过来，都是一呆，叫道：“聂守信？”

“在哪？”

“中间那个，身上挂满乐器的……”

“这小子！”伯文见他古怪的模样，乐了。他手一挥，带着一干同学，抱起传单向人群里钻去。

聂守信见状，把乐器一收，停住了脚步，高声大叫：“各位同胞，云南的乡亲父老们！你们刚刚一路跟我过来，听我的演奏，好不好听？快不快乐？”

“好听——”“快乐——”众人七嘴八舌叫嚷起来。

聂守信顿了一顿说：“没错，能自由地说我们想说的话，奏我们想奏的音乐，过我们想过的生活，是多么快乐！可是，当局不准我们这样做！”停了一停，环视众人，中气十足地继续大声说：“我们是昆明各高校的学生！自鸦片战争以来，国家积弱难返；甲午海战之后，更是饱受压迫与欺凌！我们的民族，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！为此，我们创办了抗日刊物，组织了学生自救会。我们想用我们的热情，唤醒政府，警醒国民！可是政府却派人查封我们的编辑部，收缴我们的书籍，不给我们一个说话的机会！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他们这是在推行专制、践踏民主！是在断绝民族的自强自新之路！”

他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人群渐渐安静下来，很多人仰起面孔，脸上严肃起来，有人低头沉吟。自从护国战争以来，云南昆明一直是国内民智最开化的地方之一，多年的军阀混战，国家沦亡，令民众心中积满了愤懑。聂守信挥动手臂，声音慷慨而激越，那些话语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短促的音符，将人们心里的不满、怨恨以及愤怒都激发出来，他们纷纷伸出手，接过学生们手中的传单认真看着，交头接耳、议论纷纷。

聂守信更是兴奋，他身上背着一大堆乐器，又被围着走了好一阵，暑热难耐，用袖子抹了把汗，顾不得休息，又从背后抽出唢呐，卖力地吹了起来。

人越聚越多，眼见得传单就要发完，街头突然传来尖锐的哨子声。博文知道是警察来了，抱起剩下的传单，喊了一句：“快走！”学生们忙收起东西，钻进一旁的小巷里去。只有聂守信没有反应，还在原地吹他的唢呐。

博文见状，又冲了回去，扯起他就走：“聂守信，警察来了，快走！”

“站住！前面的学生，都给我站住！”警察队长领着十来个警察，快步朝这边跑来。他满头大汗，沉重的肚子一颠一颠，边跑边喊，但哪里还追得上。学生们早已经一阵风般，跑得不见了踪影。

大伙儿一口气跑到一个小巷尽头，几个女同学格外紧张，从巷子里伸出头来，气喘吁吁地问：“甩掉没有？”

“甩掉了甩掉了——”博文跟聂守信跑在最后，往身后看了看发现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同学们神情一松，欢呼起来。

博文把剩下的传单往他们手里一塞，脸上满是兴奋，笑说：“来，同学们，我们继续！我们要让那些警察，一整天都追在我们后头！守信！”

聂守信点了点头，摆开架势，抽出笛子，大声地吹了起来。

下午两三点钟光景，昆明警察局里，平常抽烟的抽烟、打牌的打牌，正是热闹得紧，今天破天荒没有一丝声响，静得可怕。低矮的办公室里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小队长和警察们在桌前站成一排，头压得低低的，谁也不敢开口。

警察局局长万万没有想到，派出这么多人手，却奈何不了几个学生，看着这帮手下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拍着桌子，高声骂道：“你们是猪吗？中央党部再三指示，这段时间，一定要避免发生冲突，不能给日本人任何借口。可你们呢？由着他们在大街上发传单、喊口号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！这么多人，连个学生也对付不了，我养着你们做什么？啊？你们自己说，我养着你们做什么？”

小队长擦了擦汗，唯唯诺诺地说：“报、报告局长，这群学生狡猾得很。我们

本来是在北大街的，他们一听到风声，就往南大街跑。等我们好不容易赶到南大街，他们又跑到北大街去了……”

局长听得烦心，大手一挥，冷冷地说：“算了，他们要发传单，由着他们发去。你们都给我撤回来，不用追了。”

小队长呆了一呆说：“可是局长，你刚刚还说，要避免发生冲突，不能给日本人以借口……”

“我说过什么，自己还不知道？”局长瞪了他一眼，指着他的鼻子骂：“你这个榆木脑袋，真是比猪还不如！追不上他们，你就不会想想别的办法？跑得了和尚，未必还跑得了庙？”

小队长闻言忙点头说：“属下明白，属下明白。”一面退了出去，一面分派人手下去各校打听。很快找到学生们藏身地点。小队长当即下令集合，整个警察局都忙乱起来。

这时博文一群人早发完了传单，大伙儿兴致极高，聚在往常开会的房子里，又说又笑。

“真没想到，今天的传单全部发完了。还有人看了传单，来索要我们之前的刊物呢！”一个女同学笑说。

“你是没看到那些警察扑空之后的表情，真是又可笑，又解气！”旁边一个男同学比划着手势大笑说。

“要我说，宣传这么成功，有一半是聂守信的功劳！他一个人，简直抵得上一个小型乐团！”

“可不是。哎，聂守信呢？”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愣了。

博文走过来含笑说：“他啊，早走了。也不知道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宣传一完，抱着一大堆乐器，跑得比谁都快……”

正说话间，忽然传来了剧烈的拍门声，“警察，开门！”

众人都是一愣，脸色一变，博文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一把抓起桌上的横幅，扔进一旁的柜子里。几个同学也忙把宣传用的小旗子和刊物塞了进去，口里说：“快，后院！从后院跑……”

语音未落，门早被强行踹开，警察一拥而入。几个学生拔腿就往后院跑，还没跑出去两步，就被荷枪实弹的警察围住，押了回来。

博文看着满屋子的警察，深吸了口气，强作镇定说：“我们犯了什么事？无缘无故的，你们凭什么抓人？”

“凭什么？”小队长打开柜子，拿起里面的横幅和刊物，在他们面前晃了一晃，冷笑说：“那你们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”

大家一阵沉默，冷冷地看着他。

“说不出来了吧？告诉你们，这就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哦，你们真以为在小巷子里跑来跑去，我就拿你们没有办法？我这叫瓮中捉鳖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跑！”小队长一个个数过去，又仔细打量了大家，愣了愣说：“那个拉胡琴的呢？怎么不在？”

这时一个高个子警察凑上前去，低声说：“队长，拉胡琴那个叫聂守信，人不在这里，那就是回家去了。我们已经查过了，他家就在南面的甬道街，离这儿不远……”

小队长斜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带人过去呀！”

“是！”高个警察应了一声，带着几个警察，快步往外跑去。

三

昆明市甬道街街尾，开着一家老字号的“成春堂”药铺。店面不大，却收拾得干净整洁。高高的柜台后面，是一排红木质地的中药柜，透着温润柔和的光泽，看得出已经有些年头。药材分门别类，摆放得整整齐齐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药草香味。柜台右边是一道小门，用湖蓝色的布帘隔开。布帘后头，是一方小小的院落，种植着各色花草，花香四溢，清雅宜人。

这是聂家世代相传的产业，因为丈夫早亡，这些年来，一直由寡居的聂母在打点。好容易熬到孩子们大了，又出的出外、成的成家，只剩下老三叙伦和老么守信还在身边。前些天，叙伦的一个朋友捎回话来，说上海云申米庄缺人，邀他到上海去做事，一来老板是云南人，靠得住；二来薪水比昆明高，不光能攒下些银钱，还能出外见见世面。叙伦被他说动了心，买好车票，决定明天就动身往上海去。

儿子要出远门，聂母心里自然舍不得，做了满满一大桌菜，还有难得做一回的汽锅鸡，为他送行，见聂叙伦动也不动，奇怪地问：“叙伦，怎么不吃？这些都是你平日里最爱吃的……”

聂叙伦笑着说：“不急，等等守信。”

他是个端正的青年，一眼看去，跟聂守信有些相似，却显得成熟稳重许多。这些年，他四处做事，攒下钱来给弟弟读书，闲时还要帮着聂母打点药铺，算得上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这次下定决心去上海，也是想要多赚些钱贴补家里，减轻母亲的重担。这些心思，聂母哪有不明白的？

她看着这个早熟的儿子，有点心疼，勉强笑着说：“等他做什么？他这个

人，做起事情来没个定准，这会子还不知道又在哪里，做他那些荒唐事呢。”她拿起碗，盛了满满一碗鸡，递给聂叙伦说：“你先吃吧。等他回来，饭菜都凉了。”

聂叙伦摇头说：“我明天就要去上海了。无论如何，今天还是等守信回来，大家一起吃的好。”

这一句话，又勾起聂母的心事，她叹了口气说：“守信这孩子，要是也像你一样懂事就好了。你看看他，哥哥明天就要走了，也不知道在家里多待一会儿，一天到晚，就知道往外跑……”

正说着话，这时门口传来剧烈的敲门声。聂母一愣，问：“谁啊？来了来了。”她开门看时，涌进来四五个警察，手里都拿着枪，二话不说，往屋里走去。

“诶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聂母吃了一惊，就要冲上去阻拦，却被聂叙伦拦住了。来人翻箱倒柜，很快把屋里搜了一遍，聂叙伦刚刚收好的行李也被倒了出来，翻得乱七八糟。为首的高个警察转过身来，厉声道：“聂守信呢？”

聂母这时才明白过来，脸色有些苍白说：“我儿子？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公然煽动民众、诋毁政府，我们奉命前来逮捕他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！”聂母摇着头，眼里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说：“我儿子只是个学生。他好好地在学校里念书，怎么会去煽动民众、诋毁政府？”

高个警察不耐烦了，喝道：“跟他一起参与闹事的学生都已经抓起来了。他呢？人在哪儿？”

聂叙伦忙抢先答道：“我们不知道。我弟弟说学校里有事情，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。”

那人定睛盯着聂叙伦老半天说：“真的？”

聂叙伦神色镇定，点了点头。聂母心里慌乱得很，紧紧抓住儿子的手，跟着点了点头。小队长打量着两人，没发现什么异样，威胁说：“那好。聂守信一回家，立刻通知我们。你们要是敢隐瞒不报，到时候不光是他，你们也得一起进局子去！”一时出门而去了，却吩咐两个警察守在门口。

聂母一向安分守己，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？心慌意乱，腿肚子直哆嗦，紧紧抓着聂叙伦的手，喃喃说：“这怎么办好？叙伦，守信还在外头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万一他回家来，被那些警察发现，逮到局子里去，可怎么办好？”她越想越紧张，勉强站起身来，往屋外走说：“不行，我得出门去找守信，现在就去，让他千万别回来……”

“娘，你镇定点，现在不能出门去找守信！”聂叙伦把母亲扶到窗前，掀起窗帘，让她看外头站着的警察：“你看，他们早就在门口安排了人。我们的一举一动，都在他们监视之下，别说去找守信，只怕连这个门都出不了。”

聂母没想到会被监视，越发慌了，连声音里都带了哭腔说：“叙伦，那怎么

办？难道我们只能呆坐在这儿，眼睁睁地看着守信被捕？”

聂叙伦心里也是怦怦直跳。他强自镇定，想了一想，果断地说：“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在警察找到守信之前，送他离开云南。”

“离开云南？”聂母一惊，失了色的嘴唇嗫嚅着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可、可是，守信学业都没有毕业，又从来没有离开过家，他能去哪儿？”

聂叙伦沉吟一时说：“我想让守信顶替我，明天一早就去上海。上海那边，工作和住处都是现成的，老板又是云南人，多少会关照一点。守信迟早也要从家里出去，那边虽然辛苦，总比留在云南提心吊胆的好。”

这突兀的决定，仿佛平地里起了一个炸雷，让聂母慌了手脚。平心而论，几个子女里，最聪明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儿子，可最不懂事的，恰恰也是这个最小的儿子。这个古灵精怪的孩子，喜欢听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喜欢谈论一些奇奇怪怪的话题，这在做母亲的看来，都是不成熟的表现，让她格外忧心。让这样一个孩子去上海，合适么？

然而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。聂母心里虽然再舍不得，也明白这种时候，去上海总比坐牢来得好，她抹了抹眼睛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只要能赶在警察前面，把他给送出去，还有什么话说。可我们现在根本出不去，也不知道守信人在哪里……”

聂叙伦想了一想，抬起头来说：“娘，你放心。我有办法。”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天空里黑云翻涌，越聚越厚，就像一座大山倾倒在城墙上，四周没有一丝风，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，远处隐隐传来雷声，眼见一场暴雨就要倾泻下来。

聂叙伦戴着一顶大草帽，小心翼翼推开后窗，爬了出去，他翻过围墙，跳到后院的小巷子里，又向四处看了看，见没有人，又把帽檐压低，遮去大半边脸，这才大步穿过小巷，向大街上疾奔而去。

大街上行人纷纷往回赶，天色越来越黑，不一会就有稀疏的雨点落在尘埃里，很快就大了起来，织成密不透风的雨帘，雷声轰鸣，天空像沉重的灰幕压下来，和昏暗的地面连成一个湿漉泥泞的牢笼。

聂叙伦拼命在雨里跑，他知道弟弟这半年来，每天都要去桥上听琴，不知道这样大的雨他现在还在不在，但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他一口气跑出城，雨水打得他几乎抬不起头来，他抹着眼睛，远远便看见那座青石板桥，却一个人影都没有，不由顿时慌了，大声叫道：“守信！守信！”

一个瞎眼的老人在桥洞子里摸索着探出头来：“先生，你找谁啊？”

聂叙伦见是他，忙问：“老先生，我弟弟今天来了吗？聂守信，就是天天来听

您拉琴的那个！”

老人一愣，说：“啊，那个年轻人啊。他说他哥哥要去上海，刚刚回家去了。”

“回家去了？”聂叙伦脸色一变，二话不说，拔腿就往回跑。家门口守着两个警察，正等着他回家，若是追不上他，弟弟很有可能要去坐牢。聂叙伦想到这里，心急如焚，只恨自己长不出翅膀来。

雨越下越大，仿佛一道山洪从半空里倾倒下来，把整个昆明都淹没在水雾里。路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人影。聂叙伦勉强睁大眼睛，四下张望着，一边跑，一边喊着聂守信的名字。眼看着离家越来越近，隔着马路，隐隐看得见药铺的大门，他只觉得一颗心像跌进了冰窖，越来越冷。

忽然，一个人影从旁边小巷子里晃晃荡荡走过来，正光着膀子，甩着手里的学生制服，早拧成了一团，他兴奋地哼着小曲，仰头看着满天的雨水，用手抹着眼睛，站在那里任由大雨淋着，高声大叫起来。

聂叙伦愣了一愣，这不是聂守信是谁，所幸下大雨，守在屋前的两个警察不知跑那里躲雨去了，他不觉惊出了一身冷汗，疾步跑了上去，一把抓住他，说：“快走。”

聂守信一愣，看见是叙伦，笑说：“三哥？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聂叙伦却激动得几乎流出泪来，一把把他抱住。聂守信莫名其妙地说：“三哥，你怎么了？”

聂叙伦忙抱着他就往巷子外走，低声说：“守信，不要回头。快，跟我来！”

四

聂叙伦早就想好了，找到弟弟，先送他到城西的米庄仓库躲上一夜。那是聂叙伦从前做工的地方，位于昆明西郊，平日里很少人来，又僻静又安全。等天一亮，就让他拿着自己的火车票，坐车到上海去。只要出了云南，这坐牢的危机就算是躲过去了。

他考虑得周详，聂守信却并不领情。他听聂叙伦把同学被捕、药铺被围的事说了一遍，又是惊，又是怒，攥紧拳头骂：“这群流氓，他们凭什么抓人！娘呢？他们有没有对娘怎样？”

聂叙伦做了个手势，示意他小声一些说：“娘还好，就是受了点惊吓。倒是你，今天绝对不能回家。这里是两百块钱，我已经跟娘商量好了，明天一早，你顶替我的身份，坐头班火车去上海。现在这种局面，只能先离开云南再说。上海那边，工作、住处都有，老板又是咱们云南的老乡，你去那里做事，

我和娘多少可以放心一点。”

“不，三哥，我不能走。”聂守信想也不想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看向聂叙伦，目光坚定说：“伯文、文淑他们，现在都陷在局子里。我也是共青团员，也参加了宣传，要坐牢，大家一起坐；要砍头，大家一起砍！我不能扔下他们，一个人离开昆明！”

聂叙伦看着弟弟，不觉急了说：“守信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要是真被政府抓了进去，难道你的那些同学，他们会开心？会高兴？还是说，你逞强留在昆明，能有什么办法把他们救出来？”

聂守信倔强得很，闷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
聂叙伦知道他的脾气，耐着性子，低声劝道：“守信，你的心思，哥是不明白。你不想当逃兵，可现在的情况，你不逃行吗？就算你不为自己的前途想，不为我这做哥哥的想，难道你就不想一下娘？爹走了之后，娘多么辛苦才把我们养大，可你如果就这样被抓进局子里，更有甚者，就这样送了性命，你让娘怎么想？你也不小了，要让娘担心到什么时候？”

这几句话，说到了聂守信的心坎上。爹走之后，娘孤身一人带大六个孩子，这其中的艰辛，是外人无法想象的。聂守信知道，娘对自己有很大的期望；他也知道，自从自己加入共青团，参加种种活动以来，娘是何等提心吊胆。虽然她一句话也没有说过，可她渐渐花白的头发、忧郁的眼神，常常让聂守信羞愧难当、心生内疚。

聂叙伦看了看他的神色，顿了一顿，缓缓说：“哥知道，你有才华，也有理想。你憋足了劲，想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情来。可正因为这样，你才一定得走。只有保护好你自己，留着你的性命，留着你的自由和才华，才能实现你的理想和抱负，才能为国家做更多事情。”

聂守信万没想到哥哥说出这样一番话来，不觉愣在那里。他这才知道，这个看似笨拙的哥哥是这样了解自己。自己平日里的那些想法、那些抱负，甚至是那些略显荒唐的行为，哥哥全都看在眼里。哥哥只是沉默，可这沉默里却有着最深沉的爱。

聂叙伦知道他已经想明白了，拍了拍弟弟的肩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我走了，免得娘一个人在家里担心。这个仓库位置偏僻，你今晚就留在这里，哪儿也不要。明儿一早，坐五点钟的火车去上海。到了那边，要是还少什么，或是遇上什么难事，就给我们写信。”

他不舍地看了看弟弟，迟疑片刻，走出门去。

聂守信一动不动地坐着，看着哥哥的背影，心里突然一阵慌乱，猛地站起